南州草堂集卷十七目錄

文藁一

賦一首
萬柳堂賦
頌一首
平蜀頌
雅二首
平滇雅

南州草堂集卷十七

吳江徐　釚電發著

文藁

賦　頌　雅

萬柳堂賦

都城崇文門之東相國益都馮公別墅在焉岡廻徑轉溪水環流白板青簾參差上下遇遭植柳萬株因以名堂每於風日晴美都人士挈榼以遊相國顧而樂之一時淵雲之彥集　闕下者咸俊爲詩歌以傳其勝余不揣固陋遂爲賦曰永豐坊裏靈和殿前長條踠地碧縷參天時裊金堤之雨常

逃灞水之煙或種五株於栗里曾無萬樹於平泉未有沙隄曉築東閣初開龍鱗作瓦鴈齒爲階車茵客醉華館人廻相田疇之膴膴眺原隰之每每結板扉於巖岫陋峻宇之崔嵬韓稚圭晚香斯託裴晉公綠野堪陪爰迺經營禁苑之東疊石鳳城之側左顧滹沱右瞻溟渤西山之爽氣飛來東海之朝霞欲摘覆簣鑿坏度阡越陌榦古嵯峏禽鳴磔格遊魚瀺灂飛花狼藉恍疑高士之衡廬詎過仙靈之窟宅時惟春暖芳草芊芊帳彈錦瑟牆映鞦韆鵞黃色淡鴨綠波添士女折章臺之線遊人汎洛水之船咸向溪堂以祓禊羣呼乍起而三眠已而布穀催耕子規啼血芍藥將殘蘼蕪欲歇悵新蒲之漸綠盼楊花之飛雪翳綺疏之窈窕挽晨曦於不絕亡何珠灑丘塵金飛沙霧荷衣褪粉蓮房咽露桓宣武之十圍已改陶淵明之三徑非故兄乎鴈唳霜凄鷗眠月直秋水迢遥寒林蕭瑟望南陌而雲影蒼蒼弔渭城而風聲惻惻何妥之齋頭雨浣王恭之月中露滌莫不藉樓閣之紆廻撫韶光之瞬息於是驛置鄭莊屐廻謝傳馳金犢而塵飛響鈿車而煙鶩陳王飾瑪瑙之鞭衛尉碎珊瑚之樹掩翠黛以翱翔浮素波而容與迺出蘭塘而走馬爰入槐里以鬬雞綰芙蓉之繡帶被蒲桃

之賜衣溫皐草淺小苑煙霏送珠丸於文羽炤綠
幘於春枝廻修廊步曲池彈鋏撥響氷絲鳳笙縹
緲龍笛參差激清商於簾幙雜賓朋之履綦斯誠
遊觀之勝事抑亦行樂之遺規爾乃沼鑠鴛鴦樓
非鴆鵲短垣低檻不假雕琢疏泉架壑宛似幽居
縛槿編籬依然村落春水半篙澄波一勺蕭疎異
午橋之莊淺淡映藍田之郭眞齊物我於同觀庶
等先憂而後樂矧夫槎蘖怒茁毛羽恬熙仁全螺
蠃澤滿鯤鯤芒屩葛巾庭無主客田夫野叟路指
東西俯茅簷於碧澗凌絕巘以丹梯羌有情於露
井豈無言於李蹊迺歌曰飄忽兮層城窅冥兮方
瀛千株萬株兮烏鳴鶬鶊一丘一壑兮聊以娛情
惟我相國兮佐理昇平彈棊賭墅兮樂彼蒼生

平蜀頌 有序

臣惟
皇帝陛下德懋中天化隆四表闡文教以清寰宇
崇武功而制邊陲穿胷儋耳之鄉奉正朔而請
吏鑿齒雕題之部襲冠帶以來王詎意有包藏
禍心潛懷凶德者叢祠篝火洗藤甲以稱兵草
澤鳴狐渡龍湫而飲馬山名蜢蠓自投越火之
軀江抱螳螂欲折當車之臂逞封狐而作孽鳩
毒虺以興妖至煽三方遂勞九伐我

皇上赫然震怒恭行　天討師分幾路效長平腹
背之攻閫授中樞託元戎心膂之寄剪其羽翼
示以招徠風清百粵之墟電掃八閩之宅蠢爾
幺麽獨潛域外邈兮蒙甸自異寰中疊石菌以
開營架巖椒而築壘崇岡百丈西川遂鑿凶門
廻磴七盤巴水便乘絶險謂武擔巒壑最峻難
以束馬懸車而錦屏箐篠尤深自可蜂屯豕突
是用臨軒授鉞長驅無戰之師麾衆渡瀘深入
不毛之地伏賴
陛下特傳禁近密授機宜四面合圍井蛙不活三
軍並進鼠穴待熏我將軍臣艮棟身居燕地曾
工即墨之圍將軍臣進寶家本秦人早習昆明
之戰其餘將士悉勵忠勤橫角弩以高臨擬金
鉦而直搗比桓溫之破蠶叢殊勞偉畧方鄧艾
之縋綿竹益著雄風由是鐵索橋橫行付龍驤
一炬金沙水漲姑爲湯網三開凡所招徠復其
故業刀耕火耨不驚杜宇之魂僰女巴童盡戀
支機之石以茲
皇威之遠暢豈曰臣功維斯　廟筭之有成宜歌
帝力臣猥以儒生恩蒙　簡拔夜照乙藜之火未
續芸編晨開甲帳之籤欣逢露布謹拜手稽首
而獻頌曰

皇矣　上帝降鑒有德廼眷我　朝以綏四國式
固爾猷大命允集誕惟我　后四國用寧海波不
揚羣方廓清錫茲藩翰爲國之楨蠢爾鯨鯢狡焉
啓叛肆厥梟頑提戈稱亂惟茲寇虐西南塗炭
帝哀蒼生出師整旅宵旰勿遑輯柔爾宇伐鼓闐
闐馬腾卒舞赫赫我　后廟筭精微九重獨運萬
里不違脅從罔治閩粵是綏曰予綏汝汝則德之
汝昔佐亂予則擊之汝今歸附予則釋之蠢爾元
惡依山阻水箐槍象陣以搆高壘亂我天常冀逞
蛇豕奮威桓桓早過七盤懸車束馬旣逼崇巒師
行衽席蜀人乃安勇畧建威輔車并攻銛爾厶予
破陣摧鋒獻俘執馘以奏膚公月正初吉誓師征
征曾不踰時西蜀遂平捷書旣至於廟告成昔惟
虞廷百揆禹宅取彼有苗七旬乃格以方今茲聲
靈允赫昔惟殷宗曾伐鬼方三年始克小醜陸梁
以方今茲孰與頡頏旣平西蜀梁益永奠亦有昆
明樓船習戰撻伐用張羣醜是殄豈無戎雅紀功
實多不戢不難有居其那臣拜稽首維以詠歌

平滇雅 有序

聖天子御極之二十年化符穹昊德邁隆古九垓
八埏沾濡浸潤罔有內外惟是滇南一隅弄兵
潢池譬諸封狐雄虺俶擾天常虐害百姓煽亂

稽誅八年於茲矣
皇上仁育羣生義征不譴陳弧矢以威域中法雷
霆而震宇內巴蜀閩粵以次削平乃乘破竹之
勢斬苴蘭下貴筑簡庸髯彭濮之旅浮舟牂牁
飲馬瀘溪不逾時而叛臣餘孽傳首京師雲南
大定捷書至朝野歡呼咸謂太平之期重覩今
日蓋自古戡定禍亂掃除兇逆未有如
皇上之廟筭恢閎神武奮迅者也於是在庭諸臣
手足忭舞或爲　聖德之頌或作鐃歌鼓吹之
曲皆能指事屬辭發揚蹈厲播諸金石傳示永
永臣草莽儒生蒙被　恩澤拔置禁林載筆史
館顧慚弇鄙未足揚詡聲靈於萬一竊嘗伏覩
武功告成宣以謳吟每於大小雅徵之至今讀
車攻采芑江漢常武諸詩猶令人稱宣王之德
不衰臣故不辭蕪陋謹撰平滇雅詩二篇夫軒
轅之聖也有蚩尤之誅虞舜之仁也有有苗之
格今以
皇上之文武神聖坐明堂揚豹尾樹靈旗掃攙搶
雲髦玉輅山動地踊芝房寶鼎以薦
郊廟赤麟黃龍以符禎祥斯固非宣王中興所可
與同德而度力者矣臣誠曖昧未能測日月之
光仰乾坤之大然作爲歌詩以配吉甫是又臣

職之所不敢缺也臣踴躍再拜稽首以獻

於鑠　先皇布昭聖武耆定爾功大啓爾宇有嚴有翼如霆如雷厥猷允塞四方來歸維　皇嗣服萬國以寧曷有小醜天路平平申命藩服於閩於粵蒙樂鬼方枝葉先撥維我　先皇錫爾介圭鉤膺鏤錫式是邊陲　皇恤勞勩遷於豐鎬戎有良翰子孫是保蠢茲元惡螳乃當車狡昏以狂倚險睢盱召風徵雨九苞三蘖以學蜂芽以效草竊虎牙赤甲戰鼓闐闐既恇乃誘褒兇鞠頑王師出征熊湘千里犀兕倒戈來蘇志喜惟昔荔浦豨突狼奔仙霞既克獸軼鳥驚摧兇決戰烏蠻屈膝降王繫頸巨憝冥殛乃闢蠶叢龍門鹿頭梯巖越棧耀兵江油熊羆桓桓是類是禡執訊獲醜滇池之下禁旅攻圍擒不濫數林殲窮猿網羅脫兎惟茲睿筭乃協神謨於社受戮於　廟獻俘既安反側諭以德心蠕蠕跂息鮮鮮勾萌　帝奮厥武飲至勒銘爾聽勿忘唯國有常刑

右聖武　吳孽授首武功告成也凡九章章八句

誕敷文德遂纘武功如霆作聲發於豐隆我　皇神聖光被四表威掃攙槍澤含枯槁羣醜既殄班師而還受成於　廟　天子萬年大開明堂明堂

孔揚惟　帝之寵穆穆煌煌鳳凰應瑞舒附爾翼
乾清坤寧式是百辟惟茲干戈包以虎皮寬薄租
賦下令捐除禋祀　上帝黍稷其馨降福穰穰如
岡如陵乃修辟雍龍旂戾止萬民是若維　皇燕
喜環橋觀聽脫劍如林詠仁蹈德玉振金聲爰咨
爰度爰居爰處五行時布九歌時敘拊摩長養既
多受祉百神翕習有恪執事　天錫　皇帝視聰
聽明乃神乃聖通達古今以茲重譯來享來王執
贄奉璋顒顒昂昂乃建雞竿乃伐鼉鼓　帝命維
新澤周惠溥迺興禮樂百度具修式歌且舞以爲
皇猷惟玉衡斯正惟泰階乃平安勿忘危茀祿

是膺

右敷文　滇南蕩平環海來服我　皇上
誕敷文德也凡八章章八句

南州草堂集卷十八目錄

文藁二

序八首

蕉林詩集序
藤塢詩集序
詞苑叢譚序
贈門人梁子叔彌序
苦海集自序
乙巳詩自序
嘉莊詞序
兵論序

南州草堂集卷十八

吳江徐　釚電發著

文藁

序

蕉林詩集序

蕉林詩集凡古體詩幾卷計若干首近體詩幾卷計若干首大司農眞定梁蒼巖先生著也先生勛業文章光耀史冊薄海內外無弗奉爲間世偉人乃於從容退食之暇後堂絲竹一切屏絕簾閣焚香翛然獨坐吟弄篇什多至等身先生從子冶湄使君不欲秘之請先生前後諸藁彙而刊諸武林

囑鈗校訂鈗得授而卒業焉伏讀之凡十日起而嘆曰嗟乎此盛世之元音也夫四始六義之肇端昉於唐虞擊壤之歌南風之操故其時命夔典樂而繼之以神人和百獸舞此極盛之化與禹皐稷契共成堯舜之治也乃當時禹爲司空契爲司徒后稷爲農官皐陶作士雖都俞吁咈萃於一堂而賡歌喜起之風惟舜與皐陶一見諸稽首颺言之際今先生一爲司馬再爲司寇爲宗伯爲司農凡兵農禮樂諸大政爲國家所宜因革損益者先生以一身肩之用佐聖天子致治與唐虞媲隆其所以宣鬱而達情者一一於詩寄之不假后夔之典樂而神人協和百獸率舞於以薦之郊廟奏之朝廷有不於先生是集鳴其盛乎若區區究詩格之崇卑論氣體之正變以爲近可凌轢北地濟南遠可追踪少陵摩詰是猶以詩人目先生也予小子則烏乎敢

藤塢詩集序

眞定本古中山國昔趙武靈王易服騎射彎弓畧地其事固已雄矣余嘗客燕間至漁陽上谷恨未涉滹沱瀛洺縱觀當日項羽救趙戰鉅鹿下及韓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上諸處爲之低徊大息意必產瑰奇雄傑之士如所

云悲歌慷慨出於性成者非歟乃今而一遇之梁使君冶湄冶湄爲累世名公卿之後承其家學蚤年貢入成均顧不屑屑於佶畢之業凡天官河渠律曆兵農以及奇門卜筮修煉之奧無不精研冀見諸行事以才大屢阨遂發憤爲詩歌嘗由臨晉渡汾水入秦關徘徊鴻門覇上西出隴阪尋馬伏波諸葛武侯用兵地短歌長嘯益吐其胸中之奇歸而抵掌金臺碣石間指畫山川形勝歷代盛衰得失之故　上方召對闕廷而竟以需次捧檄出居武林武林當湖山秀弱之地不足以供冶湄指麾又值西南用兵羽書繹絡內則拊循黔赤外則給發師旅他人處此既勞苦不自得冶湄獨恢恢游刃上下宴然主客稱便東南吏民胥倚以爲長城之寄而冶湄日從賓客雅歌投壺分題擊鉢其意氣欽崟磊落不減在昔燕趙秦晉時嗚呼不可及已余少從合肥宗伯談詩遂因宗伯得受業於今司徒蒼巖公司徒乃冶湄叔父也余與冶湄投司徒公全集因再閱冶湄詩固知淵源有自益嘆瀛海滹沱間山川雄傑之氣其所產爲非常矣

詞苑叢譚序

徐子之爲詞苑叢譚也從無聊羈旅中搜討樂章可佐酒邊花下之所吐屬者拾殘紙禿筆隨時隨

地書之牀頭製一竹籠撚紙條納於其內對客輒
舉一二條如頭白宮人說天寶遺事令人惝恍移
時歲丁巳浪踏鎖闈偶與周子雪客追話昔年同
遊燕市旗亭一曲至今流傳人口而勝侶良朋升
沉不一因及叢譚則周子亦方有事於斯亟索其
藁視予所補綴猶十之四五予因請而會萃畢業
焉周子勿靳悉以畀予予方潦倒場屋收而藏之
篋衍不意秋風報罷趦趄歸來舉平時抑鬱摧挫
之氣無所舒洩自覺蝮蛇怪鳥爲天地間廢棄之
物不惜搔頭傳粉以供世人殘唾因取向日所編
條分縷晰別爲詮次旁及詞之源流正變彙成數
卷嗟乎今世讀書之士高者激昂文章氣節間而
卑則浮沉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際吾兩人窮年矻
矻一無所成徒托諸靈均騷辯靖節閒情此其志
誠足悲也噫花鈿歌釧睥睨金荃千秋萬世後誰
復知我兩人者遂遺書周子而序其顛末如此

贈門人梁子叔彌序

河北梁氏自少保公而下世爲京朝官門第在王
謝崔盧以上故其子弟咸奉一經而詩書之澤猶
十世未艾也僕以江左濩落之士芒屩入燕遊於
今大司農蒼巖公之門壬子偕公從子冶湄使君
來錢唐遂得抗顏爲梁子叔彌師蓋叔彌爲冶湄

仲子而司農公從孫也每念僕蹉跎偃蹇固靦居
皐比然以受知於司農公與冶湄之故因不敢不
自竭其愚朝夕訓誨叔彌必循循然莊莊然逆望
其後之可以至於大成者自去歲叔彌北歸應試
僕執手河干可嚀反覆未幾補邑諸生爲之色喜
嗟乎今朝廷最慎學校每大邑業佔畢者一二千
人其得升於庠序者不過十五人近復裁而爲四
人攻苦能文懷才抱奇之彥往往有投筆棄去者
當此斯文絕續矜拔儒生之會叔彌以弱冠之年
一出而中其選不可謂不榮矣雖然猶未足爲叔
彌慶也蓋梁氏自累世仕宦以來都未有以諸生
終者所謂盛業文章實基於此使及其壯盛智慧
讀書精進明年將舉於京兆又明年試於春官其
所得寧止是已耶使不及其壯盛智慧讀書精進
忽忽數歲亦不過以諸生老矣其所失又寧止是
已耶僕受司農公恩濡并感冶湄飲食教誨之德
故不願從衆人後俟口稱賀抑又聞叔彌令祖涇
陽公梁奕先生舉進士制藝功名炳朗一時惜乎
蚤歿未竟其緒今冶湄復能善述之益光大焉詩
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叔彌勉之矣

苦海集自序

夫言心聲也心之所觸感而爲言如候蛩鳴秋飄

風過耳其懽愉哀戚皆可取諸懷抱於晤言一室之內或歌或哭欣然有所自得懽愉固樂也即哀戚亦樂也獨是以不知誰何之人强而與之言不知誰何之歡笑哀戚則彼此之情皆非矣何況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相去已隔數層而欲爲此無情之倡酬獻答其苦爲何如耶然余觀前世文士坎壈失職抱其鉛槧外倚藩鎮幕府往往皆是倚馬作露布草檄愈頭風其英果奮迅抑何壯也若余之棲遲偃蹇徒挾此三寸毛錐以博升斗歸畜妻子既無百函並發之才又少擁盾磨鼻之氣猶似一葉隨風上下於狂瀾頒洞之中而已於是錄年來捉刀之製犁爲一集名曰苦海嗟乎但得負郭半頃茅屋數椽揷榛編籬焚棄不律是即余之彼岸也夫

乙巳詩自序

余頻年落魄憔悴江潭近復以饑驅出門營章句廢棄之業春杪始來吳門佔畢之餘稍事吟咏同時倡酬者長洲吳子虞升也夏五遇浙東姜子西溟即與吳子從學爲古文往來無間者三閱月中秋之前姜子忽理歸棹余與吳子送之胥口各爲詩贈別別後益切劇爲詩歌十月中同邑葉子元禮亦自武林至與吳子相見歡愛如生平自是詩

筒往復吾三人嘗共昕夕也今歲且暮矣竊計明年吳子將復遊都門葉子踪跡未定姜子亦未必再至吳門而余之偃蹇搖落又未知視今歲爲何如因檢囊中所得共百餘篇刪之存如干首爲乙巳詩繕寫一冊以便投人請正且以誌良友聚散爲不忘爾

嘉莊詞序

河北諸梁蟬聯鵲起雄長詞翰率皆秉司農公家教故其羣從昆弟盡擅青箱之譽余既編校冶湄柳村詞以行雲麓復以嘉莊詞緘寄屬余論定嗟乎余亦烏知詞哉大抵詞之爲道未有不源本漢魏古騷樂府而後音節可歌非止穠纖合度綿麗擅長也今冶湄方出其經濟而雲麓亦英英有用世之志非終老田間者其寄興於短長言非有所托而然歟使兩君各畢其志業歸臥恒陽柳村以漁嘉莊以穫而吾司農公一德格天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然後著屐登山築妓堂張絲管於韓溪大茂間余亦以南荒弟子布袍芒屩擔簦相從問奇載酒則試舉雲麓諸君新詞令小鬟低唱按拍吹簫其樂爲何如哉其樂爲何如哉

兵論序

余在錢唐梁使君所得識陳子所爲文精深高古

驚嘆以爲絶出使君屢置第一世咸目使君爲知人今乃讀陳子所爲兵論沉機察變一規於正有經世救時之大畧隱然以王猛馬周自命因知陳子非僅善經生家言也嗟乎時方用兵必產雄奇豪邁之士投袂而起昔陳同父之言曰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文武之道才智所在一焉而已惜乎同父遭逢坎壈舉世怒其狂怪宋光宗策進士雖擢第一以年老不竟所用今陳子方少益淬礪涵養其才學又有使君知之如吳公之薦賈誼其所遇將迥出乎同父之上也

南州草堂集卷十九目錄　文藁三

序十首

卓次厚橋西草堂詞序
六影詩序
佳山堂詩集序
吳江縣志序
五朝名家詩鈔序
雲門丁公響雪詩集序
蕉林詩二集序
樸園詩草序
龔叔損秋聽閣詞序

丁雁水紫雲詞序

南州草堂集卷十九

吳江徐　釚電發著

文藁

序

橋西草堂詞序

余爲童子時則知水西有入齋蓮旬珂月三先生者能世其家學相繼爲詩古文詞號召天下扶掖後進後進之遊於三先生之門者無不淹貫經史爲世通儒以故於武林稱文獻必舉卓氏爲最余於壬子年得交於次厚之亡兄永瞻永瞻爲人慷慨磊落有所撰著援筆立成每同人分題擊鉢永

瞻作出則諸子悉咨嗟嘆賞而去余方以永瞻之才必能獻賦金馬出入彤庭不意一蹶之後別去一兩年間遂困頓抑鬱以死余亦饑驅旅食久客錢塘嘗往來水西道上見霜林落葉凄然動黃公酒鑪之感乃今於長安邸中與次厚握手追思永瞻不禁泫然出涕因話余曩昔之出都門也永瞻與諸子共賦水調歌頭一闋相送而今已風流雲散矣次厚遂出近日所爲橋西草堂詞示予其激昂悲壯猶似吾永瞻之詞而婉麗過之嗟乎以卓氏三先生之傳六經孔孟訓廸無窮次厚於此益光大之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爲家國之用以慰難兄永瞻於地下者矣若區區以曉風殘月競短長於屯田待制間不幾與流輩較眉睫耶

六影詩序

己酉殘臘余遊濟上客郡司馬署中從月冷霜濃無聊羈旅之際與老友鄭確菴先生嘯歌達曙偶出丁少府美人六影詩確菴見而稱善因共濡筆和成匆匆別去已十餘年矣余自悔少作原稿亦多散去今歲忽從燕山邸舍晤蘭陵楊子仙磴出一編示余則固向所爲六影詩而又彙集諸公見和之作積成卷帙不啻數十百首嗟乎人生聚散飄忽得失升沉凡事如空花幻影即以余之不才

頻年落拓南北饑驅今又浮沉索米回首昔遊恍如昨夢安知美人之所爲影者非眞而眞者非影乎因識數言而歸之楊子且寄語確菴身後千載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吾兩人所詠似雪泥鴻爪過而不留惟昔香消燭跋笑語酣歌街鼓方殘唾壺欲缺此時相聚之情爲迄今留連不可忘也

佳山堂詩集序

佳山堂詩集十卷今相國益都馮先生著先生以間世偉人致身公輔本諸經術發爲文章凡一切治教政令可垂竹帛而勒鼎彝者已昭然足光史乘獨是於退朝之暇偶一爲詩固非先生意之所存也然無不原本三百而涵泳乎漢魏六朝唐人以上一日及門諸子彙輯先生之詩而鈔亦得効校讐之役剞劂甫竣客有謂鈔者曰以子之得侍教於先生者匪朝伊夕矣先生及門諸子咸有所稱誦子寧無一言以敘述先生之詩乎鈔曰予吳人也昔嘗登莫釐縹緲之峯泛三江五湖之勝以爲天下之至高且大者莫踰於此也及一旦渡沂水陟龜蒙躋夫泰岱之巔周覽七十二君封禪處東至蓬萊觀滄海日出見夫雲物惝恍浩邈不可即之狀不覺憮然自失以爲向之所見烏得謂天下之至高且大者哉今讀先生之詩無以異是以

予之淺陋寡昧而欲敘述先生之詩是猶登泰山者必欲爲詩覽滄海者强使作賦雖窮極窅渺終無以狀泰山之高形滄海之大也況予之才不逮諸子遠甚而更喋喋不休乎客默然而退釱因綴斯語於簡端

吳江縣志序

余承乏史官竊從前輩諸先生編摩勝國傳紀得窺金匱石室之藏康熙二十年奉　上諭徵集海內遺書凡鹽鐵兵農禮樂河渠溝洫以及邑志家乘稗官野記有關史事者勑令所司廣搜博采會萃上諸史館余因得繙閱近代掌故或筆或削用備遺忘竊慨吾邑莫徐二志以後自有明嘉靖以迄於今一百三十餘載缺而未纂無從網羅放失捃摭舊聞爲之輟卷太息尋以移疾請假休沐歸里會　上以直省地志未備詔下郡縣修輯於是邑侯郭公華埜不以余之弇鄙固陋屬余偕邑紳士纂而續之余惟病夫潦倒方與藥爐茶竈爲伍往在館中晨入暮出窮年矻矻每一搦管心輒怦怦動委頓支離幾至不起今荷　聖恩放歸調理又烏能伸紙濡毫勾稽攷索皇皇焉從事邑乘也余遂敬謝不敏去而采藥南海經年始還前輩葉君星期既請於縣修輯付梓而屈子駿聲之誌亦

先後告竣焉余因思向日之所歎爲散佚殘缺者今一時皆有成書洵足備輶軒之所採擇而後之徵文考獻者於此遂可快然無餘憾矣乃或有訾議二志之短長者一嫌奮筆果斷失之罣漏一嫌補闕蒐遺失之繁冗而余則以爲詞尚簡要與指歸明備於體裁各皆有當焉至屈子之專勤畢力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爲解是又其志之難泯足稱信而好古之君子矣詎謂其書遂無足傳也乎

五朝名家詩鈔序

今之言詩者人樹一幟有若北地濟南公安竟陵紛紛聚訟如蟻鬬穴究其中之所得枵然無足傳者豈非僞體雜陳競效浮靡遞相傳述而伐毛洗髓之功有不講焉者乎吾邑顧茂倫先生以詩學鳴宇內者垂三十年其所論定古今人詩爲類殆數十種近乃與王子咸平爲五朝詩鈔之選自唐宋金元以迄有明凡數十人皆各自成家別開詩派正變互陳不主一格使觀者自爲取法而數十家之性情面目無不抉奧探微一一表而出之然則所選之功亦大矣哉夫詩之變不可勝窮而學詩者亦當隨其詣之所極汪洋恣肆自吐其胸中之所欲言而後止若必規規焉曰我專取某朝我

於其朝專取其家則又似各立一幟者與是選爲南轅而北轍矣佛氏云柝骨還父柝肉還母吾願學詩者亦柝骨柝肉止自名其家并不名諸家斯僞體即不裁而自裁矣然非有深識定力未克臻此讀是編者其亦進而求之可矣

雲門厂公響雪詩序

自嚴滄浪以禪理論詩有聲聞辟支之說遂開鍾譚幽僻險怪之徑謂冥心靜寄似從參悟而入一若詩之中眞有禪者致驅天下詩人皆枯坐寂滅而後止此虞山宗伯所以極力詆排惟恐後之學者墮入魔障也然則詩豈可以禪律乎今雲門厂公固禪而能詩者也讀其五七言近體有王孟澹遠之旨古詩眞似陶謝是誠詩人之詩而非深山野衲拈弄筆墨强爲差排者也余於擊竹拈花絕無所解惟把玩響雪一卷覺吟咏之餘皆足以暢敘幽情而流連光景豈有一字着禪者哉使起虞山於今日亦當與之把臂入林矣獨是以厂公之爲禪而詩不入於禪則世之不爲禪而詩反近於禪者其亦思所以自反也夫

蕉林詩二集序

詩之升降關乎世運而人心亦繫焉有唐盛時如燕許二公暨姚元之張曲江輩其詩皆溫柔敦厚

無焦殺敖辟煩促之音是數公者俱爲名公卿自開寶以降至大曆長慶間詩體凡數變其人亦雜出不倫矣浸淫中晚世衰道微遂以啓五代干戈相循之禍不可謂詩之無關於世運也今　國家當休明全盛之時獨怪世之言詩者好爲宋元之習詆訶唐人爲不足學剽竊影響隨聲附和譬諸江河有日下之勢而人心之傾仄翻覆亦莫過於今日嗟乎是豈溫柔敦厚之遺遂不足以風世歟吾師蒼巖先生立朝垂四十年其所閱歷事故多矣唯能立志堅定崇尚和平於經國大業之餘退食蕭然輒爲詩歌以自適所著蕉林集數十卷小子釗於十年前曾效校讐以傳海內今復出二集詩見示凡讌享贈荅郊勞餞送諸作無不本此忠君愛國之心而體諸典觀羣怨之旨故其辭之所至皆可以厚人倫敦風俗推而極於動天地感鬼神而後止豈非詩之極盛哉然悉由先生人品學術之正爲之也釗以草茅愚賤遭逢殊遇拔置禁林尋至不才遷謫重負　國恩方將荷鉏戴笠高臥荒江寂寞之濱尚烏敢與當世言詩第手執先生一編爲之吟誦朝夕以求其性情之所至是亦可爲耕鑿餘生詠歌堯舜者之一助矣

樸園詩草序

往者蓮兜老人以兩世宮保之孫博聞强記蔚爲名儒賜書滿架丹黃甲乙而時際滄桑終老逢掖有地數畝種樹栽花疊石累土極園亭詩酒之娛余與丁子方荀皆娶於吳以故得相往來而丁子亦構小築於急水之濱曲池矮樹漁棹菱歌與蓮兜一二里相望即今之所謂樸園也乃未及三十年老人謝世丁子亦奄然物化老人所營畱雲之閣來香之樓以及煙浦草堂問漁索笑諸處强半傾頹頗有燕葵兎麥之感獨樸園喬木依然田廬不改因嘆人生百年忽忽如夢肯堂肯構未必皆賢而丁氏爲有後矣今夏余杜門里居方荀之子樞臣以樸園草見示摛藻掞華燁燁然如春葩之初茂堪與裘屐風流馳聲藝苑若余之衰遲屏處方從耕鑿之餘偕田夫野老植杖荷鉏擊缶而歌烏烏安足以知樞臣之詩哉惟因樸園而追念吾蓮兜老人覺歲月迢然墓木已拱子孫零替不能無百感橫集也已（老人吳姓諱哲字仲明自號蓮兜老人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龔叔損詞序

往余壬子校刻端毅公七十二芙蓉長短句即今海內所爲香嚴詞也維時偕千谷先生暨肇子方虎雪客諸君昕夕吟嘯於宣武門側端毅公有寄語酒樓高李論文吾欲過從之句旗亭一曲遂滿

人口忽忽廿年恍如隔世卽吾輩流傳綺語已無復雙鬟女子按紅牙檀板歌之矣惟香嚴一集詞壇宿老爭購不置然回首西州不無羊曇之感今來武昌值千谷分泉三楚鹽筴郵傳繁瑣雜沓櫛沐未遑無論壺矢棋局鉛槧罇俎之場悉皆屏絕卽求向時所爲秋水軒倡和諸閼疊至二三十調者今欲追尋不可復得乃龔子叔損以秋聽閣詞見示排宕感激婉約芊綿能兼南北宋之勝夫叔損固端毅公文孫也以趨侍千谷於鯉庭奉教之餘集楚宮花草漢口江山一一譜入樂章之內固知家學淵源之有自矣余因語千谷曰君雖不欲效叔原之賦小山公子叔損能無繼元獻之爲珠玉乎千谷唯唯

紫雲詞序

三十年來海內詩人多寓聲爲詞如香嚴棠村金粟扶荔諸集樂部爭傳駸駸乎家辛柳而戶秦黃矣然於南北淸濁之辨審音或有未當按以大晟律呂不能無憾焉今觀察晉江雁水丁先生在郎署時詩名已大震近出緒餘爲長短句肆力圖譜虛懷討論一字未安必窮究古人體製別其高下淸濁期於不失分刌乃已故其所作直能上掩和凝下追溫尉舉凡芊綿韶令雄奇排奡無不各臻

其勝洵乎合辛柳秦黃姜史諸家而集大成者也夫善言詞者必假閨幃兒女之言通離騷變雅之義故讀曲子夜之歌即爲塡詞之祖今　天子首重樂章凡於郊廟燕饗諸大典其奏樂有聲之可倚者必命詞臣豫爲釐定今先生紫雲詞既已流傳南北異日或有如周美成之爲大晟樂正者間采紫雲一曲播諸管絃含宮咀商陳於淸廟明堂之上使天下知潤色太平之有助也不亦休哉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目錄

文藁四

序十一首

山薑詩選序
代嶽麓書院誌序
橫江詞序
馮訥生大參詩集序
馮躬暨太守詩集序
張阜樵太守詩集序
江田陳氏家集序
史話序
中州詩選序

菊莊藏書目錄自序
硯莊詠物詩序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

吳江徐　釚電發著

文藁

序

山薑詩選序

歲丁卯二月河冰殆泮余以左遷放還將買舟從潞河南返行有日矣就濟南漪亭田先生言別先生既賦詩二章以送余行且曰吾近刻向之所爲山薑詩集者自壬子迄甲子得古今體千有餘篇子曷爲吾識一言乎余謝不敏而先生顧徵責不已又曰子既行倘有所撰即以寄張子弘蘧可也

弘蘧者吾邑人即先生往年視學江南所首拔士今貢入成均留應京兆試者也余因竊嘆先生之於詩既志之專且勤如此而用意尤深且厚矣蓋先生自少時取甲科廻翔郎署近十年其與同調追游倡和長安所號爲十子者海內久已尊奉之矣既而持節吳楚文章政事天下卓然稱之旋入爲京卿不又以功業光昭於世乎然則廟堂之上豈無名公鉅卿如燕許輩足以稱道先生者而又嚴徐枚馬濟濟英英皆欲附先生以傳者也乃先生顧獨取不才屏廢之人若余者而屬以言余因是竊嘆先生用意之深且厚也至其志之勤而業之專則先生嘗爲余言之先生之言曰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爲漢魏爲六代爲三唐爲兩宋遞相傳述莫不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龠黍之不可以毫釐差者然詩之變未有不窮者也至今日而詩之變已窮世之欲通其變者則又厭苦唐人之規幅而爭以宋爲師於是東坡山谷放翁諸集家絃而戶誦之矣然求其所爲東坡山谷放翁者無有也無他志之不專而業之不勤也余則常取東坡山谷放翁諸詩爲之涵泳唱歎焉追而遡夫少陵昌黎樂天諸家窮日夜研索之不休探其奧窔析其微茫有一句一字之未得者至忘寢食先

生所言若是嗚呼可不謂專且勤哉以志之專業之勤而又加以用意之深且厚是宜詩之有獨至而必傳也已然余竊窺先生之心則更有異先生淡漠性成清剛絕俗之氣嚼然有以出乎塵壒之表無論紛華榮利無足以當其心即千載之名亦有不樂自居者故凡吟咏所及無非發其胸中之所欲言不在襲古人以求同亦不屑離古人以自異在他人視之則以爲先生之詩有似少陵昌黎樂天者有似東坡山谷放翁者而余則以爲先生之詩固自有所以爲先生者在也南還舟中無事聊識此語寄張子以質之先生先生其以余言爲然乎

代嶽麓書院誌序

古昔聖王設爲五品之教振民於飽暖之餘三代循是以建學而鐘鼓管絃以爲之器典謨雅頌以爲之文揖讓酬酢以爲之容詠歌講誦以爲之業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爲事甚詳而爲物甚備也迨夫黨庠術序之漸衰後世自國學郡縣學以外無有推而廣之者唐宋以來始有書院之設然亦興廢無時或不能如夏殷成周之盛矣今遇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教聿興海內喁喁向風凡扶桑日出之國咸願遣子入侍由唐虞三代以後未

有如今日之至隆極盛者也猗歟休哉余以譾才
恭膺　簡命節制全楚於撫輯兵農興除利弊之
餘恒願化民成俗宣揚　聖意故凡學宮之未及
修葺條教之未及詳明者鼓舞倡導之不遺餘力
惟日孜孜虞其未逮幸而帝德光被瀟湘江漢之
間咸敦詩書禮樂之訓而長沙趙丞所修嶽麓書
院志適於是乎告成請序於余余按衡嶽爲扶輿
磅礴之氣綿亘數百里上應朱鳥下據南離靈奇
秘怪窟穴其間乃書院之創則始乎宋郡守朱洞
至南軒晦菴諸先生設皐比橫經於此生徒日數
千人遂與嵩陽白鹿並傳我　皇上頒賜　御書

匾額經解講義於其內大道昭揭如日月經天江
河行地諸生匡坐鼓篋朝絃而夕誦之於以闡洙
泗之微言發濂洛之奧義甚盛典也乃趙丞復能
捃拾殘編蒐羅放失踵修前志萃美增華彙爲一
書其亦可以上佐蘭臺石室之藏下補輿圖傳記
之缺厥功茂矣士之披覽是書者應不徒攷其山
川靈異與夫名物器數而欣欣然講肄誦習率循
朱張二夫子之教訓以仰承　聖朝菁莪棫樸之
化其亦庶乎無負余平日之鼓舞倡導而相得爲
益彰也余姑舉其說以識諸簡端而更爲多士勉
之

橫江詞序

或曰昌黎子云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大抵爲詩言之也至於詞則閨幃之綺語婉麗芊綿方始擅長古人於宴嬉逸樂之時往往假借聲律被諸絃管此屯田待制諸君或命雙鬟女伎按調於花下酒邊至今旗亭樂部之所流傳猶足令人開顏破涕未有幽憂悽戾之音可以采入樂章者詞固非愁苦之所能言矣余獨以爲不然夫詩與詞亦道人之性情耳人當懽愉則所言皆懽愉之語人直愁苦則所言皆愁苦之句是雖不失爲性情之正然猶匹夫匹婦所能言耳唯見道深者則雖愁苦之時而猶得懽愉之旨此即顏氏子簞食瓢飲之樂而子輿氏所謂不動心者也不然彼靈均之憔悴放逐而猶寄興於美人香草亦何以哉

吾宗即山先生以名進士爲京朝官由諫垣領岳牧敭歷中外遂晉大藩清節爲天下第一因內囏解組時值軍興需餉數十百萬先生以一手指劈畫供給仰佐蕩平而司農猶以綜核未清不即令去五六年來築室高觀山頂一時親故有爲之蹙額相對者先生方攜賓客酒肴日倚聲倡和於空香翠微之側其所爲橫江詞皆屬溫柔旖旎之作從未見有幽憂悽唳之音吾以爲此眞得顏氏之

樂較離騷之悲憤猶未爲見道矣然則昌黎子所云寧獨爲詩言之哉

馮訥生大參詩集序

余抱憂幽之疾芒鞋竹杖采藥空山日與高僧逸民樵夫漁父相往還所號爲軒冕鉅公者望望然去之然以向嘗竊祿史館每得交於當世卿士大夫私自相其爲人大槩嗜欲歐諸中紛華悅乎外始進者詭於求宦成者固其位雖有素以詩文著稱當其亟亟於功名之路熱中躁進日皇皇焉不自覺其憂患得失之攖於心而置風雅於無暇以爲矣今大參訥生馮公則不然公以貴公子舉進士第釋褐幾三十餘年一時比肩事主有位至宰相躋卿尹持節鉞者接踵而起公浮沉中外遲之又久方列監司又以詿誤鐫級去其在他人不知如何之牢騷抑鬱矣而公則怡然自適不見其有幾微不豫之色惟日反求乎理性精研乎利義長吟短詠灑灑不窮因出所著雲中國雍諸集屬序於余大抵皆陟歷塞垣倡酬京雒諸作其於行邁之光華山川之游覽宮闕之巨麗友朋之宴樂一一於是詩見之其言直而不伉綺而不靡有國風小雅之遺意焉夫詩之正變既殊而詩人之性情亦異惟公之性情獨得忠厚和平之至故其詩之

不求合乎國風小雅之正而自無不合者也以視世之熱中躁進日皇皇焉而不自覺者其中之所得又孰多而孰少哉余雖不才亦曾珥筆禁庭追步公哲弟懿生先生後塵而又與公同被薦舉似非泛然論交者比故敢直攄其胸臆之所欲言如此

馮躬暨太守詩集序

詩每因境屢遷若窮而後工之說則有未必然者余讀刺史馮子躬暨之詩蓋不能無慨云當己未庚申時余忝列禁近得侍相國益都公於京邸與同館陳其年毛大可輩常從退食之餘追陪東閣相國每賦一詩必令諸子屬和爾時筆墨橫飛意氣遒上公子躬暨年最少方趨鯉庭亦必偕昆季與余輩倡酬今世所傳萬柳堂諸詩與當日旗亭畫壁之作歷歷皆在人口未及五載相國累疏致政余亦請急還里躬暨又以郡司馬出佐會稽聲望翕然量移二千石爲信州守倏忽數年余再至京師有東觀趨朝故舊全非之感還署未匝月遽謫官以去回思昔日掃門立雪與擊鉢分題之會恍如昨夢是則余之所遇爲極窮而江潭憔悴之客正宜有美人香草之句若躬暨方分符剖竹按部旬宣或疑其詩之無暇以爲乃辛未春暮余偶

扁舟過信握手歡然爲話蓬萊清淺連叩郡齋躬
暨更出近日吟詠一編示余余受而讀之竟夕見
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有登高能賦之義眞足與
騷人奇士探幽搜渺抒寫禽魚變幻之情狀遂嘆
其詩之日益工亦因其境遇之日益遷也若余雖
間有所作而衰遲搖落益增羈臣棄婦之思登山
臨水其言鬱吁而忉怛雖欲求工不自覺其頹唐
潦倒矣然則所云窮而後工之說豈非於余殆自
難信而因境屢遷者將於躬暨之詩益不可測其
所至矣

張阜樵太守詩集序

夫詩言志又曰詩以道性情是詩也者決非無所
感於中而漫然爲之者也無所感於中而漫然爲
之雖極雕繢藻飾出以示人曰我三百篇也我漢
魏也我六朝三唐也猶夫土木之偶妙麗蕃嚴而
生動活潑之趣無一毫存焉者烏能動人然世之
所號爲工詩者旦夕得志皆樂熟軟媚耳目不喜
聞生語間有所言惟恐轉喉觸諱以致傷人於是
胸中格格然若有所禁不敢大放厥辭嗟乎詩以
言志而已道性情而已今在觴詠流連之際尚未
能發其光芒而顧趦趄囁嚅如此安望異日之立
朝臨民慷慨建白思有所樹立哉吾友阜樵張先

生以金閩名彥廻翔郎署有年出牧方州練達濱沉志潔而氣偉地當南劒奥區閩彊鎖鑰荒徼蠻煙灘高水急先生下車甫一載謳頌之聲徹於嶺嶠一切典除利病櫛垢爬痒民獲蘇息先生固不欲以詩自鳴者也暇時偶出其拙效齋集示予予見其五七言古寄託深遠矯矯亢亢不隨俗爲卑靡之響而律詩則遠追王孟近亦不在錢劉以下知其鉥心劌腎本始元音不以鉤章棘句爲工而性情所發抒寫無遺令人讀之感激咨嗟而不忍去余因嘆先生今日治化之所由成皆平日詠歌之所由寄也聲音之道與政治通不其然哉不其然哉若余也潦倒采藥已無軒裳圭組之思而自逃於山巔水涯之際向嘗以詞章獲戾取譏同列今序先生詩猶及軟媚囁嚅之語得毋笑狂奴故態行復發乎惟先生勿以示人可也

江田陳氏家集序

隋唐以來門閥爲重大率援引往牒源遠族繁徒誇累世仕宦而已得人自爲集如江左之諸王諸謝已屬寥寥若合數百年之文獻彙爲家乘一書則從未之見也孔子論夏殷之禮而嘆杞宋之無徵況其下焉者乎今江田陳孝廉昌箕氏輯其先大令公以及司馬公自宋迄明爲集數十種臚而

列之曹能始錢牧齋兩先生已序之矣繼其後者伯鶚昌義兩君重加編次凡若干卷彬彬乎郁郁乎極一家文獻之盛也已夫國之有史與家之有譜郡邑之有乘志相爲表裏故太史公之傳世家皆采春秋世本與列國之所記載以成其書而後代之史若儒林文苑猶必訂證遺集搜討其微言緒論以別高下而傳之然則陳氏之集其所關於文教盛衰之故不綦重歟余以不才承乏史局竊嘆　聖天子隆右文之化欲修勝國之史詔求遺書凡有明三百年來碑銘傳誌以及稗官野乘悉令上之史館以備一時之所采擇所徵載籍余皆

得寓目焉然自兵燹以來故家遺俗亦鮮有存者乃陳氏此書閱歷四百餘年蟲穿蠹蝕不知幾經灰燼而蠟車障壁之餘巍然獨存不可謂非陳氏之先靈實式憑之也凡爲陳之子孫宜勿秘藏之亟爲繕寫呈進當宁於以闡揚高曾之規矩發明前代之人文皆不能無望於斯集也已豈徒視爲天球河圖弘璧琬琰存諸家廟而已哉至陳氏一家節義之隆事功之顯其世譜已詳余不多贅云

史話序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而聖賢之書亡余謂聖賢之書不亡於秦而亡於後世之號爲能著書者也

秦漢以降操觚之家不啻萬計有當於六經之旨者固自無幾其患在馳騁浩博專事蒐羅仄奥以誇多鬬靡甚至有離經叛道之言亦自稱爲一家卽如說部之書古今不下數十百種而臨川劉氏所撰世說新語爲最著然余竊怪典午以來清言流弊蔑棄禮教以曠達爲高率至士大夫轉相效慕詖辭畸行詭隨相向遂至典型蕩然未必非臨川氏有以啓之也嗟乎世風日下誰能揮塵登壇闡揚名理爲橫流中之砥柱哉吾友雪丁梅先生以名孝廉爲廣文老而好學著爲史話一編採掇綜敘明暢不繁視臨川所撰但覺其純粹簡質而評論數語要以中理爲歸余因嘆秦火以後聖賢之書爲不亡者猶賴此等撰著爲之羽翼或不遂至泯滅也夫

中州詩選序

金源氏之繼遼也雄踞大河南北其時宋之遺民野老未盡徙而南渡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元遺山氏起而裒集之自甲至癸凡二百七十餘人得詩二千餘首亦一代之選也詩筆淵源自謂直追北宋大抵金源氏之作間多奇崛慷慨挾幽并之氣總不拾西江餘唾較諸南宋似爲勝之余加芟除存十之三四覺清詞麗句悉皆可詠可歌因藏之

篋衍中以資朝夕吟諷昔程孟陽亦曾選中州集詩惜余猶未及見今之所錄未知視孟陽所得爲何如耳癸酉送春日書於上沙山房

菊莊藏書目錄自序

吾吳藏書之富數十年來推海虞錢氏泰興季氏近則吾玉峯司寇氏海虞自絳雲一炬錦軸牙籤都歸劫火泰興沒後編簡亦多散亡惟司寇氏傳是樓所藏插架盈箱令觀者相顧怡愕如入羣玉之府爲當今第一然竊嘆收藏家有聚必有散歷觀前代未有子孫能世世保其業者也余本農家先世未嘗有書自先君子爲儒好古力學且家計頗饒每當稻麥熟時必盡出其贏餘以易書遂積至數千卷雖不敢望海虞之富亦可謂甲於一邑矣乃鼎革後遭亂喪亡所藏與室廬俱燼無孑遺焉先君子既即世余以貧故餬口四方日遑遑爲衣食計顧欲買書力有未逮年四十以後幸際昌時備員史館於編纂之暇竊願捐俸購求而官微祿薄所入無幾其力猶未能也自放歸田里偃仰泉石私念苟非數卷無以自娛遂省食節衣零星易置閱數年而所藏僅僅惟此倘子孫能守之并能讀之是固余所厚望也然又烏敢必爾

餘姚黃宗羲曰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

史畧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後可見古人無力致書之難如此今余雖好書然自視其力不過與東里少時相爲伯仲而猶沾沾記此眞如書生餓眼見錢但不在紙裏中便擬作富家翁不自覺其捧腹一笑也菊莊又識

硯莊詠物詩序

唯天能賦物之形與氣而不能使物物之各遂其性唯聖人能盡物之性而不能賦物之形與氣是則物物之在天地間聽其自生自死朝榮夕枯而已矣欲摹畫其形質描寫其性情非藉化工之手與才人之筆不能發洩天地之秘也友人陸子有遵卜築硯山之麓窮年讀書名其所居曰硯莊凡莊之內外左右山水雲物以及蟲魚草木之微盤盂器皿之類皆從閒居自得時一一爲之摹寫其性情形質發諸詠歌而寄託遥深有風雅之遺意令人誦之使物物各呈其巧而露其奇謂可極才人之筆與化工之能矣漆園叟曰天地與我竝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有遵之詠物有遵之有言也然既已爲一矣庸詎知有遵之詠物非即物之自爲詠耶庸詎知有遵之詠物非即有遵之托物

以自爲詠耶癸酉初冬白露既零丹楓搖落斯萬物盡藏時也余偶過山中有遵出是帙請序於余余遂書其語於簡端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一 目錄

序九首

史異纂序
詞觀序
傅浣嵐太守文集序
月珮詞序
三山倡和詩序
隔簾詞序
重修黃氏合閔氏族譜序
吳江周氏族譜序
十七代詩選序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一

吳江徐　釚電發著

文藁

序

史異纂序

士大夫居一畝之宮抱三寸兒園冊子自詫講肄於詩書六藝之文陳腐相因目光如豆循其常而不能達變守其經而未識通權雖鐵硯磨穿退筆成塚不過尋行數墨螢乾蠹死而已烏能牢籠天地鉤索萬物窮究三才五行之道爲世眞儒也哉吾友靈壽浣嵐傅先生以貴公子孫少負奇氣不

屑屑章句之學博極經史讀書目數行下每怪斗筲小儒强執蠹見穿穴訓故無以開拓其心胸而變易其耳目於是取二十一史及有明一代之書凡事物之迥異於尋常者爲之州次部居名曰史異纂余伏讀之始而驚旣而喜終而眙聘傍徨口呿而不能合也嗟乎夫世安有所謂異哉見以爲異則異也見以爲常則常也彼爰居之聽鐘鼓則震掉而不食豈鐘鼓亦有異乎哉譬諸飲食人厭五穀仙人服雲母在人視之以雲母爲異而仙人則猶視爲五穀也以至麝之食栢也虫之食木也蠹之食字也人以爲奇而彼則固以爲芻豢粱肉也夫豈有異乎哉乃世之曲士或奮其一隅之見以相詆訶曰士君子亦守經而已矣亦言其常而已矣何異爲夫左丘明氏固爲傳以翼經者也獨不載石言於晉神降於莘乎孔子固未嘗語怪者也獨不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乎昔歐陽子之薦蘇明允曰其議論精於物理而善識權變愚以爲惟善識權變故能精於物理天下未有不通權變而能名一物者也今浣嵐之爲是書也亦欲採集古今之異以爲窮理格物之助於以感人心而維世教未必無少補也豈若厭常喜新好爲誕謾無稽之語如雕龍炙踝以之眩惑觀

聽等於齊諧志怪于寶搜神之所作歟余故慫恿其亟付剞劂懸之國門以示學者云

詞覯序

詞至今日而極盛亦至今日而極衰葢古者里巷謳謠皆被絃管南唐北宋以來凡所見於花間草堂者莫不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龠黍之纖毫無以易也故其時之作者代不數十人人不數十闋按其音節傳於樂部如周美成所爲大晟樂正者咸是物也自姜白石輩間爲自度曲於是作者紛然金元以後遂不復能譜舊詞矣傳至今日放失益滋染指者愈多則舛繆者愈甚余故以爲極衰也靈壽浣嵐傳先生自幼喜倚聲爲長短句審音於南北清濁之間用心專一有一字未安輒繙古人體製叶其聲之高下必盡善乃已故於塡詞一道獨能得其精奥三十年來苦心搜輯宦遊所至舟車萬里上而名公鉅卿次而騷人韻士以迄緇流羽客乩仙閨房之作側出於斷紈零素旗亭驛壁間者無不旁羅博採納諸古錦囊中卷軸漸如牛腰遂爲之分別體裁審定律呂以今人之字法句法合於古詞之字法句法卽至移宮換羽而中榘中規無尺寸之失編之成若干卷此誠詞苑之津梁而目中所未覯也頃歲以來　上念樂

府舊章猶仍前代太常所習見者無以奏之郊廟薦之明堂　特命詞臣更爲釐定然而古曲既亡雅音難再亦未見有雄詞傑作可以振遺響而超出於漢唐以上者聲音之道蓋戛戛乎難言也今得是編推而廣之易作者之耳目導其心志雖金荃蘭畹與古樂章殊流異派而引商刻羽斟酌其高下清濁未必非太師瞽工之一助云爾

傅浣嵐文集序

予少壯時從綿津山人商丘宋公遊時公方以長楊侍從之選出佐黃州入補京朝官聲望最著私自念當世人才求其言論丰采可愛敬足兼文武將相如唐嚴鄭公李贊皇輩流舍宋公誠不見第二賢也乃忽忽二十年予從禁近左遷衰遲頹放芒履布袍衝炎下瀨一日遇汀郡太守浣嵐傅先生與之談論風雅志壯氣銳儼然一宋公也因得其家世則爲前輩大司空少保公子冢宰惺涵公孫人地固與公等而耽精詩歌仡仡孜孜其才力好尚又不異于公因竊嘆天下非常俊偉之士當吾世而得見二人焉不可謂非厚幸矣浣嵐遂出其諸藁屬余論次凡詩古文樂府幾三萬餘言慓鷙奔放雄渾瓌瑋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奔軼江湖之洶湧烟雲變幻莫可端倪蓋浣嵐承奕世家

學淵源有自服官中外久歷年所由魯山起家陟
邛崍九折之坂出遼左入爲秋官尚書郎舉才能
第一遂膺大府一麾五馬臨九龍翠華之勝銳意
興除前後所作皆從政事之餘發爲文章宜其有
金聲玉色如麒麟之吐光華鳳凰之中律呂彬彬
乎郁郁乎爲盛世之音也已猶記三年前予遊豫
章宋公正開府西江執予手曰僕以門廕通籍在
前代不過爲尚寶司丞或至郡僚止矣今膺　特
簡擁節旄敢不砥礪以副　主上特達之知予聽
其言若有謙抑退讓不遑者嗟乎吾國家以科目
取士卓然不爲流俗所移者固不乏人而比年以
來士風不振奔走富貴行盡如馳如歸震川先生
所云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速交
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
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引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
岸然肆其恣睢之心而莫敢問則仕路之在當日
已然可不嘆哉雖然人亦視其自重何如耳如宋
公之在今日又以大中丞移鎮吾吳吳民愛之比
於夏忠靖周文襄二公猶不廢登臨嘯咏詩酒之
樂以浣嵐之文章政事安知異日之不爲宋公也
余因序其集而并誌斯語於簡端

月珮詞序

二十年前客京師偕汾湖葉元禮同寓聲爲長短句相倡和者大梁周雪客武林卓永瞻及余凡四人流傳旗亭風雪間繆爲當世所推頗與陽羨陳髯長水朱十方駕一時亡何永瞻元禮化爲異物余與雪客游宦各天惟陳髯朱十同在史館得時時過從然方奉　敕纂修無暇爲詞矣今忽忽又十餘年余已衰老放歸田間追思往事不勝存歿升沈之感乃元禮弟景鴻復執經於余以余一日之長出所塡月珮詞屬余鑒定嗟乎白髮飄蕭老淚漬紙回憶曩時不啻揚州一夢安能從裙屐少年當歌按譜較論於金荃蘭畹間哉然景鴻之詞則固可與元禮並傳也葢艷而不淫質而不俚旖旎而不流蕩眞足遠追秦黃逸響使元禮而在應歎阿奴火攻矣康熙甲戌上巳日書

三山倡和詩序

古今倡和詩最盛者莫如皮陸元白所傳松陵長慶集世咸誦之然必其才大氣克工力悉敵而後能爭奇角險非徒馳聲逐響爲也今年六月余客三山與古虞王子露滑相値讀含星堂諸詩高雅蒼涼得濃淡之中而格律嚴整不似今人所爲頹唐潦倒自附於宋人者余爲之推服不置王子曰吾少授詩於七十二潭陳先生苦吟三十年世無

知者惟錢唐大司成東川汪公曾見吾作亟爲賞識每向客稱之然吾固不及一見司成公也葢知已之難遇如此乃未幾而司成適來閩中王子即賦四章投之相見極歡不啻成連與伯牙鼓琴海上時彼此往復至六疊前韻凡得詩如干首而爲險爭奇猶覺餘勇可賈噫盛矣時司成復强余和之余謝不能遂從壁上觀且以識王子於司成相遇之難而相得之多也

隔簾詞序

或以詞爲流蕩旖旎近於鄭衛之音余竊以爲不然葢美人香草自古騷人遷客皆有所托而逃焉今詞曰詩餘則詞固詩之餘而詩則未有不本於忠孝者也故蓼莪本乎孝繁霜本乎忠下而至於白華由庚以及寺人苍伯之類皆有忠孝之心油然生焉吾友林君中子從其父小眉先生化碧流虹之後茹荼集蓼垂三十年羈孤鬱結每淡銜恤之感久而才氣橫軼掉鞅詞壇一洗驕惰淫靡之習可謂善承其家學者矣一日出隔簾集見示則固金荃蘭畹之遺也人或疑中子以貴公子孫遭逢坎壈猶當砥礪名節講學著書似不宜溺志於紅牙檀板間噫孰知其委曲倚聲托興比物假閨房兒女子之言而通於變風變雅者哉余故推原

其志之所存葢信詞爲詩之餘而未有不本於忠孝者焉

重修黃氏合閔氏族譜序

嗟乎氏族之學難言者久矣自古宗子之法壞而合族之道廢往往從世代綿遠圖籍散佚之後妄攀他人之祖以爲祖於是譜牒紛紜傳之來者無足攷焉今讀震澤黃氏合晟溪閔氏族譜而嘆其淡有當乎反本類族之善也葢黃與閔不取諸氏族之不可知者而斷自宋將仕公始以余觀前相國朱公國祚之敘黃閔重修族譜云自一世至十五世分派支系井然燦然而烏程溫相國則言將仕公發源晟溪生二子長大使公次教諭公一居溪之西一居溪之東大使公子菊山公生五子前四子從黃姓其第五子牧齋繼教諭公從閔姓迄今倫序不紊慶弔不廢俱以將仕公爲始祖然二公言之雖詳而究不言黃與閔所以分姓之故余竊疑之及讀大司馬閔公夢得之敘云由閔而更黃也菊山公始也贅於黃而黃之從母也由黃而閔也牧齋公始也嗣於閔而閔之從祖也乃兩公固父子也不知者謂黃自黃閔自閔固謬謂閔是黃黃非閔亦謬於是黃閔二姓之宜合爲一族者始曉然明白於後世原譜成於有明崇禎間迄

今上康熙甲戌又六十年矣其裔孫與齡荃宸偕其姪宿海復起而修明之網羅搜討支分條貫有加密焉君子於是嘆黃氏子孫之賢非若今世之通譜雜濫以自誣其祖先者也余嘗流覽前史舊唐書李義府傳義府旣貴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苟合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又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甚恭謂之五父以名門而附小人自昔有之凡此皆史書所詳載以志其非者也今之好與人通譜者不知於史傳何居吾知黃氏之子孫其庶幾免乎此矣故樂爲之言

吳江周氏族譜序

吳江周仲晦氏裔孫昆修其族譜若干卷其子嶔請序於余曰吾父於仲晦公十世矣仲晦公自元季徙吳江一再傳而支分爲四迄今已三百餘年矣吾周氏之譜曾未有紹舊聞纂先烈者雖吾高祖蕙臺公起而緝之亦僅成圖牒而止吾伯祖粲三公慨然以修明爲已任凡再易藁而丁滄桑之變自沉於江吾父始續成之詳世次述先德兢兢焉惟放失是懼今已幸成一姓之書惟先生敘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譜系固人所重也然其著於時者不因乎譜系貴顯而傳惟視其子若孫之才

且賢耳世固有公卿之子孫夷爲皂隸者亦有皂隸之子孫爲公卿者今世非若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以門第相矜尚矣則凡爲子孫而欲克紹先業豈不由其身之善自振拔也歟夫善自振拔者非必高官厚祿震耀戚黨爲也一在乎立身行已之得其道敦本敬宗之明其義而已今昆之言曰吾老矣幸自株守不辱先人讀書之暇惟是躬蒲茅秉錢鎛從事於老圃者之所爲不知於世事何有其言如此噫吾由是知昆之能繼先人也矣夫周之先有禹川公者舉於鄉具文武才嘉靖間倭寇亂禹川捍禦鄉里鄉里德之朝廷以功世其爵雖時移世異猶載邑志先賢傳中以後周之子孫日益繁衍有官至郡守者不可謂非一邑之望矣然其能傳之久遠如禹川公者不多見也今昆既取本支而撰定之而又能守其身以無墮先人之德業非所云善自振拔者耶余於周氏世爲姻婭熟悉昆之爲人溫文達禮有學道之質者苟於此而益知所勉焉以日進於賢人君子之域則其名當益著後世方目爲聞人亦何事冠蓋相望而後爲能顯其先也哉歟曰善請遂書之以告吾父并吾族人使知勉焉

十七代詩選序

舜典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說者謂王室既東文武道衰板蕩之世山崩川竭詩人告哀多悲愁激烈之言君子謂可以史不可以詩於是董狐倚相左丘明之徒出而詩遂亡詩之亡也國家之不幸也余以爲不然夫所謂詩亡非詩之亡也作詩之敎亡也葢作詩之敎未有不本於溫柔敦厚者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非溫柔敦厚之則歟故詩有正變代有升降而其所以爲詩者則固未嘗亡也余竊怪今之言詩者不尋詩之源流正變以合乎國風小雅之遺僅取一時之抉摘痛快幾至無所不盡而後止於是强者凌厲奡兀弱者粗率鄙俚而凡所謂從容諷諭微婉含蓄之旨蕩然無遺而詩之敎遂以亡矣吾老友樵水顧先生年八十餘少游於曹石倉董華亭兩先生之門以詩畫擅長東南推爲詞壇尊宿深有慨夫四始六義之屢變而漸至於衰也奮然取漢魏以後諸詩迄於本朝爲十七代詩選加以箋註羅而陳之老眼無花決擇精當使風雅之後數千載間如日月之

見朝夕光景常新如煙霧之轉雲霞動盪變化含宮而咀商神聚而冥會舉凡凌厲之氣麤鄙之習一洗而歸之恬澹雋永則十七代之詩具在有一不本於溫柔敦厚者歟此詩之所賴以不亡也余故樂舉其端以爲別裁僞體之一助云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二目錄

文藁五

壽序八首

胡信翁八十壽序
如皐冒辟彊先生八十壽序
鈕宿夫先生七十壽序
十峯錢先生七十壽序
無錫邑侯家孝思壽序
丁母邵太孺人六十壽序
傅浣嵐太守壽序
歸化陳鳳軒明府壽序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二

吳江徐　釚電發著

文藁

壽序

胡信翁八十壽序

往余聞淇水百泉之上有蘇門孫鍾元先生者著書談道晏眠山中兒孫繞膝客過宜溝欲上嘯臺從杖履如冥鴻高蹈可望不可即每爲景仰不置余師大司農梁公語余曰此吾鄉前輩胡信翁先生之外父也胡先生頎然碩德令子絹菴敭歷外臺爲方面大官先生家居樂志時從孫先生往來

余低徊久之徒媿浮沉館職不能策蹇渡滹沱踰上谷一拜堂下乃今春以養痾乞假采藥嶺南得從絹菴遊爲問起居而先生已八十矣時絹菴方觀察粵東炎塞數千里之地大而蠻夷君長小而寇賊姦宄無不詰治政教大和於是粵之賢士大夫羣奉祝嘏之辭爲先生壽或曰吾粵僻處荒徼二十年來爲藩孽所踞長鯨巨鱷蟠窟其間今觀察按部埋輪使豪猾斂手閭左晏如是其澤被吾民者不可忘所自也或曰嶺嶠昔稱饒庶遊宦此中者黷貨有之今觀察於珠犀象貝翡翠瑇瑁之屬一無所取唯酌廉泉以自勵其清操介節率稟

庭訓爲然余曰皆是也第余旅人不敢以東粵之鄉士大夫頌先生者爲先生壽第述先生與蘇門先生之高蹤懿軌使天下羣然仰慕如浮丘葛洪鍊丹調鼎在洞壑之內當亦先生所甚樂也

如皐冒辟彊先生八十壽序

昔歲在庚申如皐辟彊冒先生七十余亡友揚州汪主事蛟門爲之序以先生能得全於衰亂之世至比之申屠蟠謝瞻之徒余竊疑其言之未盡然夫東漢之末宦官用事與北寺獄辭所連及范滂等二百餘人皆海內譽望公忠憂國之輩而蟠獨嘆曰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

矣遂絕迹梁碭間竟同傭人以希自免在蟠之保身則可謂明哲矣然比渡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者其人品氣節相去又當何如也謝瞻詞翰雖美而啓體幸全猶有江左崇尚清虛習氣籬隔門庭不過謂謝晦擅權恐貽家門之戚耳曾無表表奇節著見於世是二人者固不足以擬先生也蓋先生處有明南渡之末馬阮諸君煽羣閹之餘焰內而宵人執柄外而方鎮跳梁使非　王師南下廓清掃除其受禍有更烈於白馬清流矣乃先生以貴公子世荷國恩奮不顧身與侯朝宗陳定生諸君矯尾厲角抗言危論幸而遭逢易代得以丘壑自全吾推先生當日之心固含笑視范滂於地下豈屑屑爲申屠蟠謝瞻者哉獨是束身以後遯跡林泉優游詩酒方爲宇內不食之果乃被王元黍之火與操戈同室之慘極人世所不能堪者先生以垂老之軀當之譬諸歲寒松栢霜霰侵凌更受雷火之摧剝雖所遭極困而離奇夭矯之勢益槎枒詰曲於溪巖絕壁間非羣卉之所得而附麗也范滂之母曰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余深悲其言今先生令名壽考復能相兼豈非天之有獨厚於先生者乎此余爲先生進八十觴竊自謂其言之有以異於蛟門也

辟彊七十以後其遭際之窮在火焚刀劫然生平大節終非所繫其足借以表襮者仍在福王南渡時也蛟門以申屠蟠謝瞻擬之是用筆有分寸處余爲翻案以譽辟彊亦不過謂推當日之心云爾嗟乎申屠蟠謝瞻豈易及哉自識

鈕宿夫先生七十壽序

予里居無事間從長老談邑中歷年科第明崇禎壬午登賢書者十人癸未捷南宮者八人此極盛之數也今當國家右文之世宜士之蒸蒸向化拔茅連茹以進矣乃寥寥無幾崇禎壬午癸未之際號爲極盛而國運以亡豈科第之盛衰隆替有非關於世運推移之故者耶抑天之生才固不必盡出於科第者耶此非予之所得而知也第屈指癸未至戊辰僅四十六年而所謂八人者已相繼淪謝今得操几杖以從而奉爲鄉先達者惟宿夫鈕先生一人而已矣然則人生百年直旦暮耳以區區之形役役然日馳騖於富貴之途而不知止胡爲也先生初釋褐爲漳浦令值國變拂衣以去歸而教授鄉里閉戶著書足跡不交官府而郡縣長吏之問遺逸者必以先生爲稱首今先生年已七十矣使苟能隨世俗爲遷移則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不難循序而有獲也乃其中則有所介然而

不肯移易者豈非其大節表表爝然昭著於易代之際者乎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疏義以爲處卦之終獨得完全猶如碩大之果不爲人食而君子得輿者君子居是位能覆蔭於下使得安全也今先生爲不食之果而予猶得從鄉邦後進之末與先生追話世俗之遷移慨然於科第盛衰之故并欲藉先生以爲覆蔭而冀得安全焉有不願爲先生進一觴者哉至先生之令子已舉於鄉諸孫亦彬彬乎質有其文矣是先生雖未盡用其才而先生之子若孫方且推先生之志而行之古人云不於其身即於其子孫若先生之所施於世者不又於其子孫徵之耶是皆足爲先生壽也予故樂得而稱道之云

今眞定梁公爲先生癸未同門而予之薦師也予官京師公每向予問訊先生起居忽忽數年予已罷歸從先生於田間矣而梁公方居政府爲賢宰相然則人生出處際遇豈有常哉予既爲之序并識斯語不能無慨焉

十峯錢先生七十壽序

文章之與理學無二道也自宋史分儒林道學爲兩家於是攻文章者其流弊至於支離蔓衍與經術相爲背馳而講習道學者率皆低頭拱手空談

性命如風痺不知痛癢之人此經學之不傳而世道人心遂有江河日下之勢也錫山十峯錢先生其文章久已卓然名世而尤邃於理學四十年來以詩古文詞倡導東南才俊之士載酒問奇者戶外屨滿近復應當事之聘講學書院設立條教造就生徒學者之盛比於鵝湖鹿洞後先濟美嗚呼斯眞能以文章理學粹然合爲一家者矣然吾獨怪世之竊文章理學之名馳騖於交遊聲氣之末者往往而是以余觀孝感熊相國之爲先生壽序云予髮未燥時卽耳先生名恨無由一識其面至丙辰以後至金陵始得先生生平行誼兼盡讀先生之文時通欵曲然予固未嘗一見先生也嗟乎今世之欲掃門於宰相之宅者或不憚山川跋涉而先生於相國則近在三百里以內顧不一往焉余用是益服先生之高而竊窺其心之有獨得者矣昔西漢時伏勝張蒼轅固胡毋生杜子春之徒皆以耆耋之年教授弟子今先生年已七十矣使更歷年所安知不有鴻儒碩士纘承其業使斯世謂先生能肩道統之任哉至余之得遊於先生之門者忽忽已三十餘載中遭坎壈晚而讀書禁近然編纂未成旋致遷謫進旣不能以文章華國退猶勿克闡明性教徒與田夫野老含哺鼓腹擊壤

詠歌而學問荒落嘗恨未能見道於萬一倘先生於講業之暇使余進一巵焉余猶願操几杖以從矣

無錫邑侯家孝思壽序

康熙二十有八載　聖天子復舉省方之典巡幸江浙萬姓歡聲雷動有司奔走道路惴惴惟恐弗及余雖左遷里居例得從在籍諸臣恭迎境外仲春月朔抵錫山親見黃童白叟扶杖擊壤歌帝德而樂堯天者塡塞委巷　聖心嘉悅特召見今邑侯家孝思君殷勤咨詢一時扈從槖筆之臣咸有記注督撫藩臬諸大吏亦交口稱之回鑾之日上臺遴選賢才屬員爲車駕前驅幹辦一省之中不數人而侯復爲首推誠曠典也先是侯以公事罣誤鐫級百姓徬徨恐失慈母至是始以原官涖任而且加恩晉秩於是錫之民以爲復得我賢父母爲之撫循噢咻如慶更生焉迨五月值侯揆攬之辰友人陳子集生徵序於予葢余偶泛扁舟汲泉惠山之麓而適當侯介觴之日也余謝曰侯之才且賢邑之父老子弟謳吟之諸大吏咸稱之即當宁亦顧而頷之固無待於誦述也即有待於誦述豈無鄉邦先達名公鉅卿足以爲侯重者而顧徵於余余老農夫也水南舍北晨夕偕村童牧豎倡

予和汝爲擊缶之音歌欸乃之曲斯則余之所能也而敢爲鄰邦父母効南山之頌哉集生曰否否凡信於有國者必徵於有家今侯之才且賢諸大吏稱之當宁顧而頷之父老子弟無不謳吟之豈非能信於國者至其施於有家則固非外人所能知也今先生與侯爲一家堂構播畬必能得其本源而類族辨物周易同人之義也先生其無辭余曰有是哉施於有家余固知之獨淺已葢侯爲吾宗之望髫年即有令聞而筮仕以來奉母王太夫人之教爲最謹凡出入視事無不本其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趨走承命故一邑之頌聲作太夫人必色喜或民不率化而鞭笞及之太夫人每加譙讓侯必長跪以請故凡侯之潔於己勤於事而慈惠愛養登斯民於衽席也無弗秉太夫人之教以施之則侯固本孝於親者而忠於君兼以措之於民也此其施於有家者如是而顧謂不能信於有國乎錫之鄉先達如對巖秦先生緘齋周先生暨予同年友藕漁嚴先生皆所謂名公鉅卿者也予試以余言質之諸先生諸先生以爲信而無疑則亦可以余言進之於侯侯以卜其川至日升之效矣至有以縣令起家不次超擢循至開府重任者此固錫之已事侯自能旦夕得之余不敢援引爲侯

進一觴焉恐或疑其諂且諛也

丁母邵太孺人六十壽序

吾邑桄太湖之濱湖水自勝墩東注湍流奔迅爲急水港地氣蜿蜒廻薄會聚於此故里多素封而丁氏以耕讀起家詩書之澤歷世綿遠姻婭戚黨率皆高門世冑邵太孺人生於檇李華閥父顯甫爲名諸生兄魯重舉壬午孝廉仕雲南大姚知縣爲賢令其歸吾墨霞丁君也值鼎革播遷之餘家道中落孺人辛苦勤劬卒復故業詩所云予所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孺人有焉迨盛年寡居著栢舟之節詩所云終溫且惠淑愼其身亦於孺人有焉至其孝友婣睦任卹無愧所謂丈夫者於是三黨九族之親咸相愛敬晚而修竺乾之法禪版香燈木魚經卷無間晨夕孺人所生才一子曲從大義立爲人後撫視次子逾於己出凡茲壺範俱宜播諸聲詩以昭彤管者也往余待罪史館郡縣長吏條列所部之孝義節烈每歲計若干人余皆得藏弆編錄今以衰遲屏處僅從江鄉野老攜壺挈榼越陌度阡爲太孺人介觴稱壽此余之不能無慨然者矣昔孟子論商周之際以爲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班氏之賦西京曰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乃歸震川則

以爲吳中無百年之家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今丁氏能保有先世之詒雖時移世變而井里依然田疇日闢孺人俯仰數十年間顧盻於盛衰之際維持調護其賢眞有過人者其令子又能禀承畫荻之教膠庠上舍游聲揚光日夕圖進取以報太孺人而諸孫復瑤環瑜珥茁長堦除此皆地氣靈異所鍾足爲太孺人慶一觴者也余之子婦爲太孺人女孫故得聞太孺人風範甚備內外姻黨不以余爲固陋囑余致祝嘏之辭余亦安能有加於太孺人也亦弟述其所聞而已矣

傳浣嵐太守壽序

予舉博學宏詞科出吾師眞定相國蒼巖梁公之門因得悉其鄉之文獻與夫奇偉非常之材代興而繼起者於時浣嵐傅先生實娶吾師相國公兄之子爲少宰公壻吾師恒爲予稱道之言浣嵐父祖皆位尚書而大司空少保公尤以文章德望爲世祖章皇帝舊臣元老浣嵐承其後所謂家之琬琰國之楨榦間出而挺生者也予時欲從識其人而浣嵐方起家州縣旣又以治中官奉天廻翔豐鎬間予乃槖筆於蘭臺石渠之內不得舍其職以勤館人十餘年後浣嵐入爲秋官郎佐理刑獄才略益展布　天子時時動容諮詢諸大僚交口

稱之而予又拂衣去國矣歸田以來百事懶廢惟山水結習未忘聞閩有武夸幔亭者多神僊窟宅又楓亭產側生噉之能膚腴益氣於是買舟具筍輿衝炎踰嶺日與山翁野叟流連於榕壇芳墅間郡邑長吏類目爲方外人無從物色也忽一日聞門外騶從聲童子捧一刺至則我浣嵐傅先生也相見極歡各敘通家世講之好因得盡讀其所爲詩古文辭窃恨握手之晚時予已倦遊將歸浣嵐導予曰閩之西境山益淡溪益駛有水獨南流是名曰汀余所治也其中崇岡邃谷不可枚舉先生得無意乎余與復可賈牽纜而前見夫耕者牧者漁而樵者縫掖而歌者機而織者老稚熙熙然雞犬閒閒然予嘻曰此何地耶而風之淳也客曰此吾郡太守傅使君祗席而噢咻之以至於斯也先生既爲使君來可無一言爲使君壽乎予曰唯唯遂濡筆而述其文章政事如此他日將由此而進紹大司空之業流光簡冊固無待於予言矣獨是予得浣嵐於廿年後名成德立之時而吾師早卜於頭角崢嶸之日益嘆賢宰相知人之明爲不可及矣

歸化陳鳳軒明府壽序

往余甲子請假里居嘗采藥五羊訂交于梁藥亭

陳元孝屈翁山三先生者與之流連詩酒因得遍
尋粵東之碩儒偉彥時鳳軒陳君方以一經魁其
鄉里才名蔚起藥亭翁山每向余稱之云鳳軒爲
元孝難弟文章氣度卓絕一時不啻如元方之有
季方也適余匆匆鼓枻未及把鳳軒之袂然時時
往來胸臆間已十年所矣茲來閩嶠偶一搜九龍
翠華之勝道經歸化見其山之崒嵂者有娥眉飛
鳳之奇水之湍迅者有雷霆龍坑之異林木淸華
士風朴茂士誦于室農歌于野商旅謳吟于路余
方訝其俗之淳而化之盛意必有如召父杜母者
噢咻而袵席之乃父老告余曰此賴吾粵東陳公

之所致也余亟詢其名氏則固昔年藥亭翁山所
稱鳳軒陳君者遂停車過訪相見極歡問訊三先
生起居無恙揮手別去至臨汀與郡伯傅使君言
之使君曰信哉陳君之治歸化也完繕城闉修葺
學校建義塾以訓廸生徒講條教以宣揚德化凡
利弊之有關于興除者無不實心行之此歸民日
夕尸祝之以有聞於余者也今先生之所見與余
所聞若合符節信哉陳君之能治歸化也余曰未
也余聞陳君持己以敬臨事以愼接物以和守身
以廉以潔御下以仁以嚴有才而不炫其才有識
而不矜其識整齊莊肅而非刻覈寡恩精明强固

而不失和平寛厚以之治一邑而一邑治卽以之治一國與天下而一國與天下無不治然則陳君之才豈僅百里也哉　聖天子勵精圖治方躋斯世於仁壽之域使陳君者他日入爲臺諫出擁節旄其所建樹正未可量也適值君懸弧之辰其僚友永定吳君乞余一言爲君壽余弇鄙無文尤不善爲祝嘏之辭特述其所見與所聞於太守傅公者如此斯亦難兄元孝與吾友藥亭翁山諸先生之所樂聞也是爲序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三目錄

文藁六

記十首

江行雜記
皖江署樓記
濟寧河署老槐記
西溪看梅記
西湖載鶴圖記
上沙山房記
遊鼓山記
松風書屋記
遊放鶴洲記

甘泉宮瓦記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三

吳江徐　釚電發著

文藁

記

江行雜記

戊申二月既望後兩日余有皖江之行出門惘惘二十二日抵京口北固登舟江行從此始矣是日風浪甚作金焦兩山屹立江中對岸瓜州煙火萬家江口人爭渡如蟻余下舟波濤山立飽帆張風聲如震瓦過天寧洲浪益湧洲渚蘆葦蕭瑟北望茫茫有沙土之感回首故山見天際一痕青未知

幾層重疊也晚至觀音門帆逼燕子磯奇峯峭立一亭翼然俯瞰大江勢欲飛動觀音巖石壁嵌空玲瓏宮殿樓觀都旁巖際山下梨花桃花紅白交錯而楊柳煙綠金陵城外之勝此爲最矣夜泊水西門微雨二十三日大西北風從江岸牽纜行四十里泊岸上彌望皆楊柳凡江北楊樹三年截去其杪取以爲薪亦有一年一截者其樹如桑條初剪往見唐伯虎畫都有此種今始信也二十四日早行天霽東北風過三山停午抵采石鎮采石山形蒼鬱滾秀鎮上千餘家煙火特盛有東西兩江東即從鎮上過西江又在鎮之左有僧孤松中天二人余舊交也卓錫於此是時從西江行遂不得一泊望翠螺欲滴有褰裳之想去采石數十里爲天門山兩山對峙如門江面寬二十餘里西去即爲廬江閩最險西山有煙火數百家設一遊擊守焉東山惟釋道宮觀而已俗呼東梁山西梁山即是處也晚至蕪湖是日見江豚數十二十五日易槳船僱雙篷大舴發蕪湖行一百三十里爲池州界過蝗磯有靈澤夫人廟即劉先主妻吳大帝妹也土人祠焉二十六日天雨兀坐篷牕見江岸衆山連亘而江南爲多江灘設網取魚者甚衆小舟數十在江心往來打刀子魚即江鱭也銀鱗入網

一舉數百山上有築小城如敵樓者巖石花草俱極幽秀惜未及從舟子問焉二十七日天雨行一百五十里野泊二十八日行八十里抵皖城從八卦門入是役也江行凡七百餘里所歷京口儀眞金陵太平池州凡數郡多古戰爭攻守沉沙折戟之場戈頭矢鏃陰燐遺骼逞逞雜出於江濤澎湃間今幸南北一家無中流擊楫之慨然登臨懷古遥想六朝佳麗銷沉於夕陽荒草中漁歌數聲款乃一曲千古興亡不足一瞬顧以余之棲遲偃蹇乃欲藉區區翰墨爲江山紀勝不自笑其拙乎惟是徘徊瞻顧益增羈旅之愁而已途中得詩數章并書此以記時日

皖江署樓記

客歲余師改亭計先生自宋歸爲余言九月杪過順德日晡矣方就逆旅宿忽念歸震川先生昔佐此郡有廳記二篇遂徒步入城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傍廢圃中西向設瓣香再拜流涕而去道傍觀者皆大笑余竊嘆計先生之重震川如此亦震川之人文足以自重也否則當世仕宦豈無好事者於所至築亭館臺榭以自娛樂然去後或爲他人所居或不久圮廢安見有數十百年之後令人訪求遺址裴回憑弔而不忍去者乎今武鄉程君

崑崙固當世所推文章宗匠卓然名家以京口別駕遷皖郡丞涖任以後於廳事傍覓隙地栽花築室爲少憩諷詠之所復於室之東偏搆一樓方廣八尺上下倍之南北二牖外通中明鳩工凡數日而樓翼然始成余適來讀書署中時得嘯咏其上乃君則於公餘之暇一登眺焉樓外煙火萬家屋瓦鱗次雉堞高下龍山峙其北蒼翠欲滴江水從木末縈廻蜿蜒其遠山如螺髻煙鬟浮動縹緲葢覽一郡之勝矣君顧而樂之命余爲記余烏能記是樓也第爲述計先生去年遊梁宋時徘徊震川郡署旁一事以爲君今日之樓後世亦必有徘徊不忍去者葢君之人文不愧震川也且震川去今數十年矣乃計先生則僅從荒煙蔓草頹垣敗瓦中訪其遺跡徬徨悽惻雖深懷古之思亦徒彷彿想像而已余則得從程君於最勝之閣朝夕賦詩論文一觴一詠其視計先生所爲彷徨憑弔者已爲厚幸矣遂書以爲記

濟寧河署老槐記

凡物之支離臃腫崛强盤鬱負其元㝵自匿於窮崖絶谷人煙斷絶之地即間有產於通都大邑者人見之以爲怪物去之唯恐不速嗚呼然則物之支離臃腫崛强盤鬱者不求人識人固未嘗識也

安望名人賢士日夕摩挲盤桓吟嘯共賞其輪囷離奇者哉今濟寧郡丞公署內存老槐一株乃數百年物按志河署基址舊曰宗聖館爲曾子祠堂明初方正學先生因父守濟寧庭趨之日讀書於此後人創爲正學書院至今殘碑屹然弘治間始改爲運河丞公廨移祀曾子於城之西南樓幾二百年矣老槐巍然獨存歲己酉秋九月余赴古亭王君之招來署中同事者爲任城鄭惠人孝廉暨姚江何子燮公楚江葉子夢蘭李子子鵠朝夕吟眺槐側王君亦於公餘之暇徘徊俯仰不忍去鄭君爲五言古詩以紀其勝余與何子李子咸屬和焉滄桑以後舉凡高臺曲池無不化爲榛莽即有良材美質亦盡斲爲輪輻舟楫之用即余三四人者天各一方偶然聚首他時風絮雨萍正復不可逆料今乃獨得此槐於劫消灰滅之餘爲之品題瞻顧益追憶數十百年之賢人君子一一見之於咏歌且有好賢樂善能詩工文如王君者使余輩得從而觴詠竟日焉豈非一時盛事哉王君又云署中故有三檜堂其額猶在檜則不復存詢之老吏云爲前郡丞葉君所伐而此槐獨以支離臃腫崛强盤鬱故得無恙豈非以不材終其天年者耶然則此槐既無窮崖絕谷之嘆而又有賢大夫高

人韻士之所賞識千百年後猶得指爲曾氏之槐與孔氏之檜端木氏之楷並垂不朽余於是益嘆物之有幸有不幸而賢者之流澤遠矣

西溪看梅記

丙辰正月春陰浹旬二十五日稍霽約明蚤看梅西溪曉起日色漸開遂偕友人乘肩輿出湧金門望湖上諸山濕煙蒙霧似美人春酲未醒須臾抵昭慶從寺側轉西見棋枰石嶔崎磊落聳立山頂絕壁橫空大類黃子久筆意傍通一水即所由入西溪之路也緣溪行數里至東嶽廟小憩廟在法華山之麓翠竹連雲飛泉夾道春時杭城士女傾

國遊此再過方井連峯斷嶺綿衍紆洄遠睇滾林漸覺幽芳撲人渡石橋流水琤琮山坡茶種勾萌微折摘之旗槍未展迴顧溪邊村落野梅週遭步步引人入勝由石人塢達永興寺寺門幽僻灌木叢篠參天蔽空折而入爲方池池未逾半畝一泓澄碧鑒之鬚眉皆綠橫斷木爲畧彴才可渡一人至禪堂堂名二雪綠蕚兩株銅枝鋏榦夭矯如臥龍遂啓僧厨汲泉燒笋呼童從山店沽酒余輩步西溪鎮上鎮約數十家戶繞清泉市環蔬菓回至寺中小飲再過陸家庄溪流阻門背俯崇岡老梅數百樹橫斜於山閣左右忽有客馳十數騎攜一

羣腰鼓奏琵琶鬢簇於巖谷間山木震響余遂折梅數枝以出攷西溪爲南宋車駕入禹航洞霄宮輦道其山有泰亭佛慧黃梅百丈諸勝爲水者七曰沙灘曰長流澗曰白蕩灘曰上埠溪曰雞籠河曰蝦埭兜曰蒹葭里爲橋者十曰得仙曰安樂曰棡橋曰廟橋曰迎春曰慶祥曰忠義曰鄭家曰栢橋曰朱家爲村者八曰上下塘村曰蔣村曰楊村曰費家帶曰何家帶曰洪家帶曰百丈里梅竹繽紛桑麻翳野更饒魚蝦荷芰之利居民樂此無異武陵余意卜築一椽可不知有晉魏乃近因師旅駐杭厮卒入山樵採雞犬不寧士人竟有遷去者噫世事可嘆也余客錢塘四載今始一遊未知何日再至方且徘徊花間又以日沉崦嵫輿人催去倉卒入城因剪燭濡毫而爲之記

西湖載鶴圖記

冶湄使君性嗜佳山水嘗由雲中渡蒲關抵函谷旋步箕山頳水浮江淮一探白嶽泛嚴江而南下所過名山大川奇峯絕壑必留連不忍去已而筮仕西陵爲湖山主人五年於茲顧以軍書旁午昕夕憂勞即時刺小艇策單騎沿洄於六橋衰柳斷岸斜陽之下而急符飛羽驛絡縱橫無暇徘徊弔古爲之憮然令謝彬肖像章采爲圖圖成屬余爲記余覽之凡兩峯三竺迤邐至於雷峯花港諸勝俱在中有攜琴載鶴浮舴艋於孤山亭畔髣髴呼

林處士嘯歌上下者是則冶湄所自寄也嗟乎古稱兩湖循吏首推蘇白二公然二公處燕閒無事時政修俗美日夕從湖光山色間詩酒留連至今讀西湖讌飲諸詩猶令人想見其盛而冶湄獨鞅掌戎馬之際時勢艱難百倍當日文章政事雖復一時並舉而登臨眺覽乃僅托諸丹青以見志是亦可慨也夫是亦可慨也夫

上沙山房記

上沙去靈巖二里許村落凡數百家居民以種茶爲業當穀雨前後婦女入山采茸盈筐以歸籠火烘焙薌風蓊然數里不絕賈客亦以時至其他時則日長人靜唯聞雞犬聲無異幽巖邃谷也往吾宗介白先生隱居於此有園數畝竹樹蓊鬱余每春時過候先生摘諸藥草飼余恒至下榻經旬而返自牽世網遊宦二十餘年介白亦已棄世余遂削跡於茲土矣康熙乙丑余以請假里居尋問舊遊山水再過上沙則介白園已三易主阡術皆非故徑唯壽藤喬木依然蒼老於介白園之左築精廬數楹梅花修竹環繞掩映問其主人則陸子有遵也蓋有遵昔嘗從介白授詩介白老而無子歿後荒塚頹然有遵爲伐石以表其墓余故高其行誼爲一至其所居則左圖右史壺觴前列可謂讀

書能自好者也余於是每至山中必假館於有遵所今春至山房與有遵追話舊遊遂并書之以爲記其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

松風書屋記

康熙乙丑余請假里居修築城西老屋二十餘間以安室帑爲子娶婦於其中丙寅還署未匝月遽罷官以歸始於堂之左掃除一室爲讀書之所庭廣袤不越二弓疊石蒔雜花數本又從山間移穉松一株植之庭中時遇微風有謖謖然出諸簷際者余顧而樂之遂顏之曰松風書屋客曰風固天地間至虛而不留之物也當夫大塊噫氣萬竅怒號凡山林廣漠之野市井闤闠之區無不受其震蕩搖撼微獨一草一木然也及乎飄風已過衆竅爲虛寂然無聲唯聞天籟是過而不留者惟風而欲繫之以尋尺之松不亦夸而誕乎余曰否否凡天地間之可留者皆不能留也今夫高官厚祿良田美宅與美人玩好之具皆世間梯榮媒利之徒所朝夕奔競求其必得者也既得矣惟恐其偶失而不留者也然或數年或數十年吾見夫鳴鐘列鼎之家高臺曲池之處化爲冷煙宿莽夸於樵牧未必其久留焉已今余以不尋尺之松植乎庭際幅巾布袍從容偃息時從枕上聽謖謖然若金石

之聲與歌嘯相應和者使窮年累月終吾之身無不留焉較諸梯榮媒利之徒無患得患失之懼而有賞心悅耳之娛其所獲爲已多矣至於羅雀之門設或有以餘熱惱寒灰者請以松風洗吾耳作松風書屋記

遊鼓山記

鼓山在福州府東南三十里屹立海濱郭璞遷城記云左旗右鼓全閩二絶以其形類鼓得名崒嵂巍大能藏蛟龍興雲雨天朗氣清登其巔大小琉球隱隱望見閩中之巨鎮也辛未六月六日庚申余與陳孝廉紫巖藍處士公漪約同遊夜雨翼日辛酉曉起紫巖已覓肩輿候門矣余亟盥洗早飯偕出東門雲蓬蓬起漲滿川谷行數里遇公漪策蹇在前遥望鼓山翠嶂挿天二十里至下廨乍雨乍晴從者衣服沾濕小沙彌出迓供伊蒲饌食訖易竹兜行過東際橋澗水潺潺里許上乘雲嶺山益峻松栝參天磴道紆折石面鑱青山綠樹東障鵬霄八大字隸書徑三尺五六里至茶亭坐檻上望雙江如帶城廓參差近伏五虎遠瞰三山奇險不可名狀東即峽門出海大洋也俄而白雲蓊然從足下起遠近彌漫置身雲海中須臾大雨傾注聽松濤聲與澗泉聲相亂心寒股栗雨稍止又度

一嶺聞鷓鴣聲嶺上刻高山仰止四大字益奇偉轉折幾數十百級至湧泉寺山門雨復大至坐良久過羅漢橋躡級上天王殿寺僧肅客入白雲堂整衣登大殿禮佛折而西進方丈謁爲霖和尚鬚髮如霜依然深山一古衲也茶話畢出遊寺中藏經閣觀石塔中所貯舍利粥鼓沉沉梵衆約三百餘人是夜宿白雲堂雷雨八日壬戌著屐戴笠出寺門即聞瀑布聲如鼓洪濤折而左從石磴下數十級爲靈源洞大書喝水巖三字於左得一石梁橫絕澗所謂蹴鰲橋也時澗水從山巔落下怒濤噴激轟隱若雷有傾倒三峽之勢十步外飛珠濺沫浸濕衣袂毛骨皆悚水由石橋流萬壑中如白龍夭矯奔注瞬息殊態坐觀良久心神稍定方能仰視石壁見宋元人鐫刻雖苔侵蘚剝而遒勁蒼古翳以老藤虬榦紛拏蒙密恍疑藏虺伏蟒蟠結不去稍東從山缺處遠瞰江流風帆烟樹歷歷在目更循石門盤旋而上危如棧道間不容趾數折至水雲亭故址突然一丘方可丈許延攬益曠徘徊久之欲登岧峣觀朱晦庵所書天風海濤處以山水衝激無路攀躋遂振策歸寺九日癸亥天漸開朗再遊喝水巖過昨日所觀瀑布勢稍緩尋源至洞口猶睹萬斛珍珠噴薄如故憩湧泉亭雲

氣滢濛若斷若聯如蒙敗絮倏而白雲彌布微露遠山翠黛一痕又似修蛾横抹相對吽絶公漪携茶鐺酒具命童子挈榼至余偕紫巖拾松子汲龍頭泉烹武彝茶小啜兩腋風生更滌罷坐蒲團細酌襟懷酣適竟欲忘歸適僧廚亦携飯至食畢余與紫巖逍遥橋上聞公漪在十仞下絶壑中呼嘯與泉聲相應余即扶杖撥蒙茸由石磴蜿蜒而下水深没脛洗足涉亂流以濟仰睇巖壁如龍象獅子吞逐搏噬注視久公漪已宴坐國師岩余趨至岩廣尋丈内列石床一岩外經橋下所受諸水從灌莽中流去似潛蛟數十騰躍咫尺寒氣逼人不能久立遂循磴而上復浮數大白雲氣漸收曦光微露巖際飛瀑蓋覺晶熒薄暮方還時堂中正點佛燈忽有白雲一片飛至僕輩疑爲瘴氣然實非也十日甲子輿夫已至飯後别爲霖和尚出山門由松逕行五六里尋舍利窟即吸江蘭若也精廬數楹古梅虬松森列左右堦砌秋海棠與珍珠蘭相間盛開色香無比僧導余輩至一小閣竹床棐几明淨幽潔開窓倚檻看大小洋船出没烟際皆從海上來也余戀戀不忍去輿從刺促行由茶園陟觀化亭回望香爐鉢盂諸峯拱立若相送狀飛泉數十道亦從山上逐客奔流至下解方止再坐

東際橋又飲數杯與山靈言別是遊也凡四日聞鼓山之奇以高勝登鼓山者須於晴空景明萬象呈露方可曠望東溟一觀滄海日出山自建邵來者至水西旗山止自汀泉來者至水南方山止若夫延建汀邵之溪合流至洪塘分爲二江由閩安鎭出海東南彌望浩蕩不可極是皆鼓山一覽之所能盡也余遊值連雨未能躋其巔然靈源洞爲鼓山第一幽勝處五代時開山僧神晏居此相傳晏安禪澗竇中厭水聲喧嘈喝之使去澗道遂枯王敬美惜之謂安得復喝之來余是遊正當水溢奔流飛瀑不減廬山棲賢康王谷所得又最奇也至山之頂尚有鳳池白雲洞諸處以雨阻俱未及遊紫巖名定國公漪名漣皆閩人余得詩凡二十四首兩君皆有屬和并書此以記來遊之歲月

遊放鶴洲記

甲戌四月望後余爲閩嶠之行道出禾城友人許子月溪泛舟攜酒饌招同朱子竹垞遊鴛湖循湖而南至鶴洲登焉洲故竹垞從父太守公別墅也竹樹蓊鬱東西兩園廣袤百餘畝艤舟渡石橋折而西至鶴洲草堂堂甚閎靚古梅修竹與喬松壽藤相掩映庭中壘石爲山堂後鑿一澗澗水從短垣流出響淙淙不絕旋至東園畧彴已壞園丁撑

小艇渡客紆廻數十武見一池游魚唼喋荇藻間
垂柳數株搖曳弄影傍多港汊茅屋數椽望之宛
如村落但無雞犬聲荒涼幽寂比西園較勝余遂
偕二子牽藤梢橋刺以行吟杜工部過客徑須愁
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句徘徊不忍去月溪因尋
其尊公有介先生所題放鶴二字跡雖漫漶匾額
尚存朱子亦愴然於園之日就傾頹也余遂語朱
子曰子之先人文恪公以賢宰相立朝著大節稱
名臣即子從父太守公亦以清門世胄爲貴陽良
二千石有載石遺風今子又以布衣通籍居詞館
爲天子日講記注官子之詩詞流傳江湖垂四十
年前歲典江南省試文章衣被海內則子之堂構
宏矣且古所謂平泉綠野有至今存者乎許子曰
善乃各浮一大白以去云

甘泉宮瓦記

甘泉宮瓦閩中林子同人從父宦遊長安於亂山
中得之徑五寸强厚一寸弱背平可研墨以水漬
之有翡翠紋如古彝器即唐宋以來所謂瓦頭硯
也葢入土歲久其質理亦溫潤可愛按甘泉宮址
在今淳化縣距長安三百餘里一曰雲陽宮史記
秦始皇二十七年造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雕文
刻鏤窮極奢侈與栢梁建章埒今去漢已久遺迹

都不可攷唯當年瓦礫委棄荒烟蔓草中者久而
未泐往往雜出於風霜兵火之餘如此瓦者字畫
猶甚完好余把玩久之因思項籍入咸陽阿房既
焚漢家創業宜效茅茨土階之風乃所爲長樂未
央複閣飛樓千門萬戸照耀於秦山渭水間者周
數十餘里即今三輔皇圖西京雜記所載抑何盛
也及至炎祚一移玉堿珠簾化爲灰燼雖片瓦僅
存亦久摧剝於樵夫牧豎之手何意二千餘年乃
得博雅好古之士如林子者長鑱木柄搜剔於荒
崖殘塚之墟懷之而歸如獲拱璧裹以錦囊注以
名泉時復爲之摩挲寶玩俯仰太息恍若置身西
京以上則瓦之所遭不厚幸也哉甲戌五月余遊
三山同人弟吉人出示此瓦并摹其文示余余遂
爲之記